

马克思

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

人民出版社

马 克 思

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

1863—1864 年手稿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译

人 民 大 学 社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张奇万、吴惕安、
冯世焱、韩文臣、杨建华、刘晓莹、罗铁鹑、
耿苏宁。参加资料工作的有陈瑞林、陈家英、
冯如馥。

马 克 思

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

1863—1864 年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研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9×1168 毫米 32 开本 9.635 印张 247,000 字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197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6,001—20,000

书号 1001·1139 定价 0.61 元

说 明

本书是马克思于 1863 和 1864 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两组手稿。

第一组手稿写于 1863 年春季。当时在俄国占领的波兰王国爆发了起义，以反抗沙皇俄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反对以沙俄为支柱的国内封建农奴制度。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兰革命“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22 页），它有可能给欧洲反动势力及其头子沙皇俄国以重大打击，使 1849 年以后逐渐沉寂下去的欧洲革命重新振奋起来。因此，他们对此十分关心，认为必须全面表明工人阶级对波兰起义的态度。

1863 年 2 月下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合写一本小册子，由恩格斯负责写军事部分，马克思写外交部分。恩格斯自己提出的写作计划是：“（1）俄国对西方和南方的军事地位，在三次瓜分波兰以前；（2）同上，在三次瓜分波兰以后；（3）同上，在 1814 年以后；（4）波兰恢复后俄国和德国的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28 页）从本书所载的手稿来看，马克思大体上也是按这个计划写作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整个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一贯极其重视波兰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事关整个欧洲。他们始终不渝地热情支持波兰革命，一再说明，欧洲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反对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沙皇

俄国，而恢复波兰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本书第一句话就明确指出，“恢复波兰，就是消灭俄国，剥夺俄国取得世界统治权的资格。如波兰并入俄国，抵挡斯拉夫洪水的唯一堤坝也就溃决了。”（见本书第3页）马克思以围绕波兰兴衰展开的外交斗争为主线，用极其丰富的史料着重揭露历代沙皇对波兰的蚕食鲸吞，说明他们是三次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指出他们阴谋吞并波兰正是实现其统治欧洲野心的一个步骤。同时用四百年来的史实证明，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发迹的过程，正是投靠波兰，不断出卖、背叛波兰，以至“追随俄国掠夺波兰”，伙同俄国、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一旦波兰恢复独立，普鲁士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普鲁士总是力主灭亡波兰。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揭露了参与瓜分波兰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略政策。马克思对法国和英国表面上同情和支持波兰而实际上敌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伪善政策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了波兰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历史，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本书收入的第二组手稿，写于1864年底。

1864年11月2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决定，在波兰1831年起义纪念日以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名义发表给波兰人民的公开信，并委托英国委员彼得·福克斯负责起草。福克斯是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他本人就是“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然而，他同当时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不少领导人一样，相信法国统治者同情、支持波兰这种欺人之谈，于是在公开信的结尾部分写进了这种错误观点。12月6日，国际工人协会小委员会讨论公开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对结尾部分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福克斯先生对法国

旧政权的对外政策作了相当荒谬的描述”(见本书第127页)。接着,在12月17日和20日,以及1865年1月3日的各次总委员会会议上,都因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

本书的第二组手稿就是马克思的发言稿和为此收集的材料。手稿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法国统治者,特别是当时执政的拿破仑第三,并不象福克斯所说是同情、支持波兰的,他们一贯利用、出卖波兰,以求一己私利。从十八世纪开始,俄国在欧洲地位日益上升,因此法国对波兰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国态度的影响。马克思写这一组手稿也正是从对俄关系着眼,研究了法波关系中的各种大事,充分证明这类大事往往都是法国为了借波兰问题以收渔人之利,始而向波兰许下种种诺言,一旦事与愿违,就背信弃义,置波兰于不顾,其结果总是听任波兰由俄国宰割。法国统治者们的行径决不是为了波兰,而是为了沙皇俄国。马克思最后明确指出,在法国,波兰真正的朋友是有的,那就是法国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对福克斯的批驳,证据确凿,材料丰富,令人信服。总委员会1865年1月3日会议记录中说,“马克思的论述‘证明法国的传统对外政策并未促进波兰的恢复和独立。马克思博士的讲话有大量非常值得发表的历史事实’”。

* * *

本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73年俄文版第十四卷中的原文(德文、英文、法文)译出,参考了俄译文。书后的注释及技术资料,均按俄文译出,仅作了某些删改和技术性调整。书名及每组手稿的标题、小标题,都是该书原有的。该书的第三部分,即马克思为上述两组手稿所作的书报摘录,我们没有收入。

为便于读者阅读,书中凡马克思本人已经删去的词、句、段

落，均不再保留；俄文编者从语法或词义考虑增添或补全的词，则视中文行文需要决定取舍，需增添的词，一律以方括号〔 〕标明。马克思自己在原稿下面划线的地方，用黑体，划双线的地方，用黑体加着重号。马克思手稿中使用方括号的地方，均以粗圆括号（ ）标出，其他标记、符号一概不变。马克思本人加的注，在脚注中标明：“马克思注”。脚注中除专门标出“译者注”的以外，都是原书编者注。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目 录

I 小册子《德国和波兰。就 1863 年波兰起义所 作的政治军事考察》的材料	1—123
波兰、普鲁士和俄国	3
波兰、普鲁士和俄国〔初稿〕	15
普鲁士人。(无赖。)	34
1805—1863 年的法国、普鲁士和波兰问题	108
II 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讨论波兰问题而准备的 材料。1864 年 11 月—1865 年 1 月	125—210
关于法国同波兰的关系的演说草稿(同彼得· 福克斯的论战)	127
同彼得·福克斯论战的准备材料。1716— 1848 年	148
注释	211—257
人名索引	258—288
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289—293
期刊索引	294
地名索引	295—301

I

小册子《德国和波兰。
就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
政治军事考察》的材料

波兰、普鲁士和俄国

1 || **恢复波兰，就是消灭俄国**，剥夺俄国取得世界统治权的资格。如波兰并入俄国，抵挡斯拉夫洪水的唯一堤坝也就溃决了。因此，对德国来说，对外政策的**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课题：**恢复波兰**。但是，德国不是普鲁士，普鲁士也不是德国。

勃兰登堡-普鲁士家族领地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在霍亨索伦家族除勃兰登堡外刚又获得**普鲁士**（现在的东普鲁士）的时候¹。经过长期的战争以后，**条顿骑士团**不得已根据托恩和约（1466年）把西普鲁士让给波兰，并承认东普鲁士为波兰封地。但是，德国对这两地区的要求，和勃兰登堡侯爵们的要求是**毫无**共同点的。当然，对于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德国的权利同月中人的权利一样，与勃兰登堡侯爵们的权利毫无共同之处。只是由于他们向波兰共和国作了承受封地的宣誓，才有了他们对普鲁士的**权利**。仅仅由于波兰国王们的恩惠，他们才骗取到普鲁士公国，就勃兰登堡而言，他们是德意志帝国的封臣，而就普鲁士而言，则是波兰共和国的封臣。当普鲁士公国不再是**波兰封地**的时候，才出现一个独立**国家普鲁士**！因此，所谓的大选侯^①有理由被看作所谓普鲁士国家的创建者。作为波兰共和国的封臣，他同瑞典的查理·古斯塔夫策划缔结**瓜分波兰**——宣布普鲁士诞生的后患无穷的字眼——的**第一个条约**²。他充当瑞典的仆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霍亨索伦。

从，去进攻波兰，然后作为双料叛徒又背叛瑞典，并签订和约，在和约中勃兰登堡向波兰共和国许诺**永久同盟**，于是从波兰获得对普鲁士的完全主权。³由此可见，**普鲁士国家的存在是以霍亨索伦家族背叛波兰起家的。**

2.11 || 这个非德意志国家——因为现在霍亨索伦家族手里的德意志普鲁士就是这样的国家——此后又同时充当了他们在德国篡位的支撑点。

弗里德里希一世把从波兰那里盗窃来的普鲁士由公国改称王国。在这场偷换名称的勾当中俄国帮了他的忙，而他只得报之以支持选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为波兰国王。因而，霍亨索伦家族晋升王位，同俄国没收波兰王位有暗中的联系，因为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是彼得大帝的**特等工具**。

从1700年开始的普鲁士君主国的童年时代，同俄国这个世界强国的童年时代是一致的。正当欧洲在西方同法国这个世界君主国的幽灵斗争的时候，彼得一世在东方，击溃了切断俄国人同海洋联系的**瑞典**，打通了波兰这堵斯拉夫蒙古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壁垒，从而打下了真正世界强国的基础。普鲁士没有参加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巨人战⁴。只要瑞典狮子还有一口气，普鲁士就向它虚伪地谈论牢不可破的友谊。一旦普鲁士认定它受了致命伤，就让俄国人把大部分的瑞典—波美拉尼亚领地连同施特廷和奥得河口的岛屿作为贿赂的骨头扔给自己，而当时普鲁士同查理十二正处于最平和的关系中，根据条约普鲁士甚至有义务保卫他的领地。**瓜分瑞典王国**是普鲁士作为俄国的仆从在欧洲舞台上露面的第一出历史大戏。霍亨索伦家族的旧梦想，即起初由于波美拉尼亚的公爵们、后来由于瑞典而破灭的那个关于**温德王国**的旧梦想⁵，开始实现——**借助俄国**。作

为欧洲大国的瑞典被消灭，这同时使霍亨索伦家族领地这块无味的面团发了酵。如果说萨克森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担当者，那么十七世纪瑞典拿起武器反对奥地利是捍卫了宗教改革，而霍亨索伦家族却胆怯而踌躇地同哈布斯堡调情，正如他们最初为获得勃兰登堡而不仅付给西吉斯蒙特皇帝以**现金**（也叫**上帝的恩惠**），而且报之以征伐胡斯党人。他们不是作为持剑者走在宗教改革的前头，而是作为教会财产的口是心非的盗窃者在它的队伍后面打些小仗。因此，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瑞典被看作是德国新教徒的北方保护强国，而普鲁士只是排除了——**借助俄国**——瑞典以后，才得以篡夺这一地位。

当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如同今天的威廉一世一样，在整个欧洲被揭发为俄国的豺狼。

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为自己的家族领地活动的。家族领地在瑞典的阴影下不能成长。俄国把它置于阳光之下。

他自己在一封给查理六世皇帝的信中诉苦说，人们公然指责他“同沙皇一起策划世界上最危险的反对帝国的计划”⁶。他确实支持彼得大帝及其俄国人在梅克伦堡确立自己地位的企图。⁷ 汉诺威联盟（英国、荷兰、法国和奥地利）是针对俄国和普鲁士的。普鲁士就其作用而言，破坏了英国的乔治一世在查理十二死后企图建立的反对俄国的欧洲同盟。

附于第3页（弗里德里希二世）。

如同所谓的大选侯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的第一个创建者一样，弗里德里希二世是**第二个创建者**。——他是霍亨索伦国王中间唯一的人物，有理由在普鲁士被称为“**唯一者**”。勃兰登堡选侯们给皇帝端过洗脸盆，而弗里德里希一世贿赂了皇帝的

忏悔神父耶稣会士沃尔弗，付出了两万勃兰登堡人的血的代价，让这些人在奥地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受人屠杀，还签署了屈服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契约，才从维也纳买到了国王尊号的开业许可证。这就是普鲁士方式：先搞到国王营业执照即国王尊号，以便几乎过了半个世纪以后为自己物色王国。直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才把名义王国变成了现实王国。他使普鲁士成为能同奥地利一争高低的德意志国家。因为他缺乏革命天才和革命勇气去领导德意志帝国，并使这个帝国本身恢复青春，所以他只得满足于**11** 靠牺牲德意志帝国的利益来扩大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他花了二十多年同奥地利、德意志帝国和欧洲同盟争夺——“**西里西亚**”。他所动用的财力数额之巨大同他所追求的目标之渺小是一个鲜明对比。然而七年战争的最后几年，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有决定意义的地点都落在奥地利手里，东普鲁士向它的征服者伊丽莎白女沙皇宣誓效忠，最后一个盟友英国不再给他补助金，祖上基业的资源已经枯竭，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想要自杀。拯救他免于灭亡的是**俄国的恩惠**，在俄国，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崇拜者、德国诸侯彼得三世在伊丽莎白死后执政。甚至霍亨索伦的国王尊号赖以存在的那块土地即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作为俄国的礼物收回来了。因为**胡贝图斯堡和约**⁸是普鲁士君主国的新的基础，而俄国的恩惠是胡贝图斯堡和约的基础，所以普鲁士此后实际上就成了**俄国恩惠的王国**。

但是，这一事实起初却被弗里德里希二世所进行的长期的英勇斗争和**直接**导致胡贝图斯堡和约的对奥地利的那些最后胜利掩盖了。这一事实从胡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以后才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策所**证实**和承认。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打算消除这个烙印，反而承认俄国对普

鲁士的最高统治权是**既成事实**，而只想为“家族领地”的利益，从这种仆从关系中得到尽量多的好处。由于同杀害他的救星彼得的凶手叶卡特林娜二世订立了攻守同盟⁹，他就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俄国两个八年，直到俄国自己抛弃他这个完全成了废物的人而女沙皇拒绝他关于恢复同盟的一再恳切乞求为止。看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可耻条约中唯一的附加条件感到痛心，该附加条件责成他每年为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交一百万卢布的贡赋，后来叶卡特林娜进行 1768—1774 年^①对土耳其的战争确实有一部分用的是普鲁士的钱。从普鲁士第一个空有其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以后，时代已经不同了。那时，当查理十二威胁要把俄国扼杀在摇篮里的时候，我们从帕特库尔给沙皇内阁的秘密报告¹⁰中了解到，彼得一世为了买通柏林使其保持中立，答应在同瑞典交战期间每年拿出以下款项：给首相瓦滕贝格伯爵一万杜卡特，给伊尔根六千，给首相办公室二千，给普鲁士元帅八千。正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于 1764 年同俄国人订立的并小心翼翼忠实地遵守的这一同盟，说明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下，俄国的实力有巨大的增长。她为俄国利益而利用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欧洲的声望及其在德国的影响，而他却谦恭地接受了被他捧起来的俄国扔给他的一点面包屑。

波兰在胡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以后才承认了普鲁士的**王位**¹¹，1764 年 9 月 5 日才承认俄国的帝位（1763 年 10 月 5 日，奥古斯特三世^②；1764 年 4 月 11 日，普俄结盟；1764 年 9 月 7 日，波尼亚托夫斯基当上国王），这就是说，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登基前两天，以及俄军为“保护选举自由”而占领华沙之后¹²。两个尊号

① 手稿为：1772 年。

② 十字架，表示死亡。——译者注

都包含对波兰篡位的可能性。勃兰登堡作为普鲁士的国王曾悄悄地提出对波兰的普鲁士(西普鲁士)的要求,这同沙皇作为全俄的皇帝要求对波兰的俄国最高统治权完全一样。当然,叶卡特林娜不得不签署一个专门的文件,说明“全俄女皇”的尊号不包含要求“以俄国的名称归属波兰”¹³的那些领土。

5 || (伊丽莎白 1762 年 1 月 5 日)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立即同他的教皇彼得三世订立的攻守同盟中,规定他有义务帮助维护俄国对什列斯维希的占有权,从而保障俄国对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最高统治权。

不过他对俄国的真正的藩属关系,只是在叶卡特林娜二世用暗杀除掉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并篡夺了俄国王位以后,才显示出来。的确,弗里德里希二世由于进行反对欧洲的二十年斗争而使普鲁士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在一个国家的上面,即在一个其物质力量同它对欧洲的贪求处于极为可笑矛盾中的国家的上面,挂起了达摩克利斯剑。除西里西亚地区以外,七年战争没有给普鲁士带来任何东西,而带来的只是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的极端对立,旧日家业的全部耗尽和一个欧洲强国的名声。同奥地利的争夺现在成了普鲁士生存的条件和生活的准则,但是,除了继续扮演全欧洲性的角色,又怎样保持这一争夺呢?为此,它必须依靠一个别的非德意志的强国。法国当时处于衰落状况,已不能作为后盾,这且不谈,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里西亚战争期间两次毁约,法国也已经被赶入了奥地利的营垒,它在那里一直待到法国革命爆发。英国处于乔治三世即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心怀忌妒的汉诺威选侯的统治下,在七年战争快结束时不仅背弃了他,而且向彼得堡和维也纳建议瓜分普鲁士。当然,德意志帝国的诸侯害怕帝国内部的征服者。因

此，俄国事实上成了他的灾星。况且，弗里德里希二世明白，现在即使是为了保住家族领地，也必须把它进一步扩大和整化。帝国内部的新的征服！——他知道他已无力再进行这种冒险，只有在帝国以外再得到权力，才能在帝国内部为重新篡位建立基础。总之，弗里德里希二世完全意识到，他扮演征服者的角色已经收场了，而对他来说只能搞搞 *«envahissements pacifiques»*（“和平掠夺”）。要这样做只有一种希望——在波兰。搞到波兰的西普鲁士，就把东普鲁士同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连接起来，使家族领地具有它所缺乏的地形上的联系，而有了维斯拉河口就能控制波兰的贸易，并不间断地占有从施特廷到默麦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但是，只有充当追随俄国的豺狼，普鲁士才能有希望捕获这一重要的猎物。

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刻也没有犹豫。由于同叶卡特林娜二世订立了攻守同盟，他就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俄国两个八年，直到俄国自己抛弃他这个完全成了废物的人，粗暴地拒绝他关于恢复同盟的一再恳切乞求为止。

6 || 尽管弗里德里希二世同俄国的联系肯定是出于普鲁士的利益（同德国的利益大不相同），然而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真正的一员，他立即越过了他对俄国效忠的应有限度。在胡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以后，他毫无必要再忍气吞声地去看俄国接受他提议结盟时那种勉为其难的保护者脸色了。叶卡特林娜二世杀死彼得三世，实行政变，而篡夺了俄国的帝位。她象一切受过加冕礼的篡位者那样处境尴尬。后来在俄国本土爆发的动乱¹⁴暴露了她地位的不稳固。欧洲怀着厌恶和不信任的心情看着她，正如后来看十二月事件以后的拿破仑第三一样，而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她效劳，也正象英国现在为法国篡位者效劳一样。他把她变

成了“令人尊敬的人”。只有通过在外国的首先是对波兰的强权行动，叶卡特林娜二世才能保住篡夺的帝位，而她对波兰的行动又是受弗里德里希二世行动制约的。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是利用这种有利的情况，而竟允许她把同普鲁士结盟说成是一种恩赐，而且他必须先承认俄国给波兰委派国王的绝对权力，以此表明自己是“受之无愧的”。在俄普同盟订立之前，普鲁士使节^①在华沙就象一个俄国的官吏，而普鲁士在波兰国境上的军事示威连同俄国人在华沙的刺刀，硬把叶卡特林娜的被抛弃的情夫斯塔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强加给波兰人做国王，这仅仅是对普鲁士这种外交活动的补充。

俄国实际上从1709年就统治波兰——以盟友的身分。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俄军就几乎一直驻在波兰，俄国在它同瑞典、法国、普鲁士和土耳其的历次战争中都是把波兰看作俄国的前进基地。萨克森王朝的软弱和波兰大贵族的叛卖使这个国家陷于极其衰落的境地。因此，从欧洲的观点来看，波兰似乎已经被完全征服，而成了俄国的无法逃脱的猎获物。当时欧洲对波兰问题是想错了，完全象后来对土耳其问题、拿破仑对西班牙问题想错了一样。但是，俄国自己没有同意这种错误看法，它是巧妙地通过被收买的文人使这种错误看法在欧洲成为根深蒂固。只要
71 看一下英国外交代表即驻柏林的米切尔、驻华沙的罗顿、驻彼得堡的乔·麦卡特尼爵士和舍利的秘密报告¹⁵，就会确信，甚至连叶卡特林娜也把波兰看成是对俄国生存的危險；危险是从俄国抛弃保护国、盟友和大贵族选票大买主的假面具，而表现为急于吞并波兰的公开敌人这一瞬间开始的。俄国人同波兰进行过

① 热代翁·贝努瓦。